



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118

王羲之

■印 翻 勿 請

有 所 權 版 ■

王

義

之

——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

118

主 作 插 出

編：梁
者：王
圖：陳

銘 偉 實

松 松 秋

發行人：林

獻

章

法律顧問：林

樹

一旺

律律

師師

印刷：中

興

印

刷

廠

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通訊地址：臺北郵政第96—365號信箱

電話：七〇三三二三三(三線)

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

版：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郵撥：五三九九六六

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

K811
118
831

港台書室

王羲之



901022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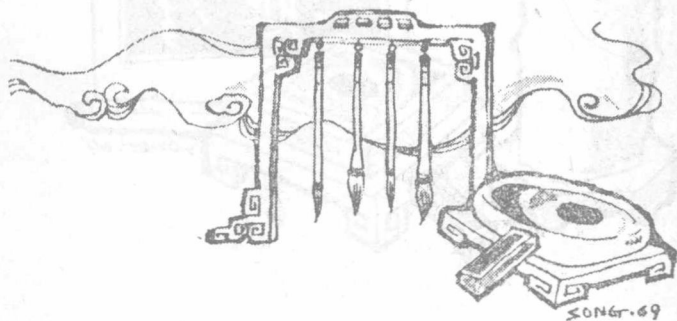


●梁實秋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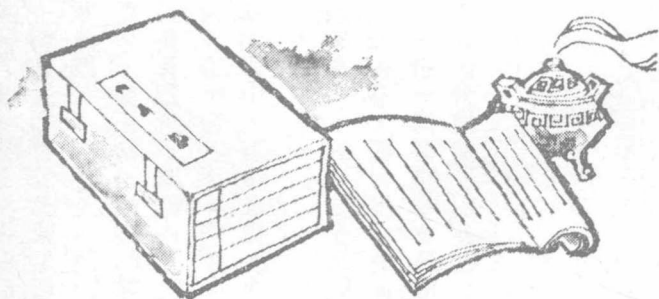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

王羲之

天才兒童誕生.....	五
坦腹東床一少年.....	一七
王敦叛變.....	二七
國家多難.....	二六
王氏家族的崛起.....	三七
出仕.....	四
退隱.....	五



誓墓辭官·····	六四
蘭亭之會·····	八〇
蘭亭逸事·····	八六
會稽名士·····	一三〇
盛行清談·····	一三五
清談誤國·····	一四三
後繼有人·····	一四八
書壇軼事傳千古·····	一六〇
羲之與後代書家·····	一六九
習字要領·····	一七五
後記·····	一七八
年表·····	一八一



天才兒童誕生

從東漢末年，到魏晉南北朝這一段時間內，中國一直處於戰亂之中。時代動亂，因此鶴立獨行之士輩出，例如曹氏父子、劉備、司馬氏、王導、桓溫、竹林七賢等，每一個都是很有名的人物，但他們不是善於玩弄權術，就是高談闊論；不是過於奸邪，就是過於清狂，要找出一個有爲有守、爲人作事平良方正的人，可真是不太容易哩！有一個人既合於這個條件，在歷史上又留下了不朽的盛名，這個人就是本書的主人翁——王羲之。

東晉元帝大興四年（西元三二一年）的某一天夜裏，淮南太守王曠的家中，正是燈火通明，看起來像要徹夜不眠的樣子，家僕們十分忙碌地進進出出，但却又不像是在準備宴客，空氣中似乎瀰漫著一股凝重嚴肅的氣氛。僕人們雖然忙碌著，但仍不時地彼此交換著眼色，偶爾有人腳步聲稍微重了一點，不僅打破了這份沉寂更會招來不少「噓！噓！」的警告。而王曠那緊鎖的眉頭、嚴肅凝重的表情，以及那似乎永不停止的踱步，更加强了這裏的沉重氣氛。

這種氣氛一直持續著……持續著……似乎空氣也凝結了，突然有一種宏亮的聲音破壞了這一切，這一次却沒有人用「噓」聲來警告它，原來那是初生嬰兒的啼哭聲。「哇！哇！」的啼聲打

破了沉悶，也融化了人們臉上的嚴霜，一剎那間，王家的氣氛整個不同了，大家眉開眼笑，爭相走告，有些年老的僕人甚至高興地流下了眼淚，但却張開了沒有牙齒的嘴笑著。丫鬟們更是興奮異常，急著想看看這剛出生的小少爺，這位剛剛作了父親的王曠，却早已三步併成兩步，衝了進去，正好迎面碰上了一个婢女，雙手捧著一个紅通通的小傢伙，口中一疊聲地叫著：「老爺，恭喜，恭喜！夫人生下了一位少爺，長得好漂亮啊！」

話剛說完，旁邊就擁上來一羣人，個個都想看看這個小少爺。雖然以後這小東西會帶給他們很多麻煩，要他們照顧、要他們服侍，但是，誰在乎這些呢？畢竟，一个嬰兒的誕生總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啊！

這時的王曠正低下頭來凝視著這個剛剛降臨人間的小生命，這個小生命是他所賦與的，是他的兒子，這種神聖的感情像潮水似的湧上了他的心頭，使得王曠帶著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感恩的心情，從婢女的手中接過了嬰兒，輕輕地抱著，仔細地端詳，淚水竟然不自覺地滴在嬰兒的臉頰上。嬰兒的兩個小拳頭握得緊緊地，眼睛也閉得緊緊地，兩條小腿却很不安分地踢動著。

當時圍觀的人們之中，包括嬰兒的父親在內，誰也不會想到，這雙小拳頭日後會握筆揮毫，留名青史；這雙緊閉的雙眼，將來竟會目光如炬、洞察秋毫吧！

王曠爲兒子取名爲**羲之**，他就是日後以書法藝術而聞名於後世的**王羲之**。他的書法造詣，集合了隸、真、行、草諸體的長處於一爐，一千六百多年來，沒有一個人能在書法藝術的成就上超越他，因此，人們尊稱他爲「書聖」。他——**王羲之**、**王右軍**、**王逸少**的成就，較被後人所稱道



的僅限於「書法」一項，事實上，羲之也是一個憂時憂國、悲天憫人、有理想、有抱負，而且具有卓見的政治家，這一點往往被人們疏忽了，這真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！現在我們來看看羲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吧。

羲之的幼年生活和教育上所享有的一切，自然是第一流的貴族生活和貴族教育。在東晉，王氏一族可以說得上是「聲勢顯赫，炙手可熱」，王羲之的一些伯伯叔叔們，有的是當朝的丞相，有的是手握兵符的將軍。因此，王氏的子弟們是當時人人眼紅的對象，因為他們的出身好、地位高，未來的前途早就安排定了，不用自己擔心，所以他們少年時期所接受的教育，都是以日後能接任王家上一代的職務為主。因此，他們從小就廁身於各種政治場合，羲之自然也不例外。但是羲之和其他的貴族子弟們並不完全相同，否則的話，那我們還有什麼可寫的呢？

羲之從小就不喜歡裝模作樣，不喜歡遊樂，而且看起來很木訥，不大善於言詞。這一點，很讓他的父母擔心。有一天，王曠找了一個機會，問羲之道：「兒啊！你將來想做什麼？說來給爲父的聽聽，也許爲父的能爲你出個主意。」

羲之很恭敬也很小心地回答說：「孩兒將來只想做有益於天下百姓的事，爲人民著想，爲人民謀福利，孩兒並不在乎自己日後是否榮華富貴，是否能飛黃騰達，只想做自己認爲應該做的事，決不計較什麼地位、聲望等等虛名。」

聽了兒子的這些話，王曠幾乎呆住了，心中自然也有一點不太高興。心想：大家對你的期望這麼高，現在就開始培植你，而你却只想到那些低賤的平民。

王曠畢竟是個深明事理的人，他看了看兒子眼中堅決的目光，沉思了一會才開口：「你如果真有心想這麼做，我這個做父親的也不能說你不對，但是你這麼做的話，一定會有許多人反對你，甚至連家族裏的人也攻擊你，因為你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既得利益，那時一定會遭遇到阻力和挫折，你該怎麼辦？」

義之毫不遲疑，用著在他那種年紀少有的堅決語調回答說：「如果真的到了那種地步，孩兒也只有盡力而為，全力以赴，對於個人出處在所不計。」

王曠聽了兒子的這些話，大為驚奇，從此也開始對義之刮目相看了。他曾對夫人說：「夫人，咱們這個兒子，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傻乎乎的，但是俗話說『人不可貌相』，真是一點也不錯！他將來不一定會做大官、賺大錢，但是我們王家要是有人能留芳百世，恐怕就只有義之了！」

所謂「知子莫若父」，王曠這一預言，將來果真一一應驗了。但是，這一切却不是王氏一族的人們所能了解的，就算他們曾經聽說，恐怕也不會肯信，那裏有人會爲了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民，而放棄唾手可得的地位和權勢呢？族人們只看到義之的木訥、不善言詞的一面，認爲他也不過如此而已，當初還真高估了他呢！所以漸漸地不太看重義之了。

他們那裏知道義之還有更可貴的另一面呢？義之在小小的年紀時便已決定了日後他要走的道路，他已決定將來要脫離貴族這一狹窄的圈子，走入民間，真正地去關心他們，爲他們謀求最大的福利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做自己該做的事，爲了達到這個目的，義之沒有時間去和貴族子弟們交往，更不與他們一起玩樂、胡鬧，他要把握寶貴的光陰，盡力充實自己、訓練自己，以便日後

能擔負起沉重的責任，而這個責任完全出於自願，並不是他人強加上去的。偉人之所以偉大，區別恐怕就在這一點。

羲之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留在家中，而不是在戶外。從小就具有敏銳觀察力的羲之，開始對一些事情產生了好奇心，也感到有點神秘。其中之一是為什麼父親常常拿著一本摸得快散開了的書，一再欣賞，一再讚嘆，看完之後又小心翼翼地拿回房間收好，從來不放在書架上，也不讓任何人看，這件事使得羲之非常不解。

另一件事就是父親時常臨帖習字，每當父親正襟危坐地坐在案前，攤開了紙，開始磨墨，準備寫字時，為什麼臉上的表情總是如此地安詳、平和？難道其中有什麼奧妙和樂趣嗎？這一點也引起羲之的好奇，一直想弄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小孩子一旦產生了好奇心，就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阻止得了的，羲之也不例外。他決心要探個究竟，即使因此而挨一頓好打，那也只有認了。他在靜靜地等機會，機會一旦來臨，他就要「探險」了。

原來王曠雖然在官場宦海中浮沉了幾十年，而且官居淮南太守，但他也像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，在本質上仍是個高人雅士，他在書法方面曾下了一番很大的功夫，造詣也很不錯。他把前人有關書法的著作或作品收集起來，彙訂成冊，十分珍視地收藏著，常常拿出來欣賞欣賞，搖頭晃腦地批評或讚美一番，自得其樂，然後再收回房內，沒想到却成爲羲之「探險」的目標。

羲之很想知道這是本什麼書？書中說些什麼？但父親總是這麼小心地收藏著，想要說服他拿

出來給一個小孩子看，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那只好偷看了。

主意打定，義之就時時注意父親的行蹤，有一天，義之知道父親外出辦事，便趁這個機會溜進了內房，取出了這本書，一看之下，原來是本有關書法的書，義之看了又看，也看不出有什麼奧妙之處。但他決心要找出這本書吸引人的地方倒底在那裏，於是，第二次找到了機會，他又溜進去了。

這樣子看了幾次以後，義之決定拿起筆來，照著書上所說的去寫，並且藉這本書來糾正自己的缺點，學習前人的長處，不知不覺之中，義之開始了他學習書法的第一步，並已打下了不錯的根基。

這種情形繼續了一段時間，畢竟紙總是包不住火的，王曠開始有點懷疑了，他心想：這小子怎麼專門注意著我什麼時候外出，然後溜進我的房間，不知道在搞什麼鬼？

於是王曠找了一個機會詢問義之，義之只是一個勁兒地傻笑，也不回答半個字，父親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軟釘子，心中著實不是味道，但轉念一想；自己的兒子嘛，有什麼關係，說不定只是小孩子好奇，跑進去東摸摸、西看看而已。因此，這件事便輕描淡寫地過去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王曠看到了義之所寫的毛筆字，覺得十分眼熟，再仔細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：「咦！這字跡和我完全相同！奇怪！我又沒有教他書法，他怎麼會寫得這麼好？」王曠想起了義之常常溜進自己的房間的事，他知道這兩件事決非偶然，其中必定有什麼關係，而且也已有了相當的時間。

這一次王曠認真地詢問兒子了，義之倒很爽快，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，王曠聽了以後，很高興地對義之說：「孩子！我不會責怪你，只會感到高興，你自己研究，自己摸索，而有這種成績，真不簡單！如果你對書法很有興趣，我那些書以及字帖你都可以拿去，好好的練習吧！」

義之受了父親的鼓勵，更加努力地練字，常常看到他端坐在桌前，一筆不苟地寫字。王曠看到這種情形，感到十分地安慰與驕傲，因為他的兒子竟能不同於流俗，就憑這一點，將來一定會出息的。

王曠對義之說道：「你既然對書法有這麼大的興趣，再過一段時間，等你年紀稍大一點以後，我再親自教你如何寫字吧！」

義之一聽，大喜過望，馬上回答說：「希望父親您趕快開始教我，否則等到孩兒再大一點，到那時再向父親請益，恐怕遲了一點。」

王曠聽了兒子的這一番話，可圈可點，完全不像是小孩子的語氣，心中着實高興。暗忖：「這孩子果然是大有長進了。」於是盡心盡力地開始教義之，糾正他的錯誤，義之有了父親的指導，天才再加上努力，使得他在書法上的造詣一天比一天高，漸漸地也有了一點小名氣。人們也都知道王義之書法不錯，在書法界裏也漸漸被人所看重了。

過了一段時間。王曠看了義之所寫的字以後，又高興又感嘆地說：「孩子啊！從今天開始，我這個做父親的沒有辦法再教你了，你的成就已經不在我之下，如果不另外去尋找名師求教，恐怕你的成就也就到此為止，不可能再有進一步的突破。以你現在的基礎，如果再有名師指導，將



來的成就不可限量！在書法這一方面，你的確有很高的天分，繼續努力，將來一定會出人頭地，替我們王家爭一口氣。」

於是，羲之正式拜衛夫人爲師，投入她的門下，學習書法，以便有更進一步的發展。

衛夫人是當時最有名氣的書法家，姓衛，名鑠，字茂猗，是汝陰太守李矩的妻子，因此人們尊稱她爲「衛夫人」。她擅長鍾繇筆法，又著有一本書，叫『筆陣法』，談論如何揮毫用筆、如何寫字，她是書法家，也是評論家。她的兒子李充與羲之交遊甚密，有師門手足之誼。

王氏一族曾出現不少的書法名手，然以羲之爲最。首先注意到羲之的不凡素質與才華的，就是叔叔王廙，王廙的書、畫皆負盛名，他曾傳授張芝、衛恒等人的書法，又被尊爲東晉明帝的畫師，也曾細心指導羲之的書畫，並贈羲之「孔子十弟子圖畫贊」。

羲之第一次去拜見衛夫人時，帶了一幅自己所寫的字，一方面是請她指教；一方面也是想讓她知道自己的程度，衛夫人看到了這一幅字的時候，十分驚異，經過仔細地觀賞後，衛夫人對垂著雙手很恭敬地站在一旁的羲之說：「嗯！你的字確實是很好，不過還欠一點火候，如果再經一番琢磨，將來的成就必定更大，你願不願意拜我爲師？我可以使你更進一層。」

羲之一聽大喜過望，連忙下拜，說道：「弟子此次前來拜見，就是想求夫人收爲學生，夫人既不嫌棄弟子無才，弟子一定會盡心盡力，努力學習。」羲之從此跟隨著衛夫人學習書法，衛夫人也十分欣賞這個學生，就將自己的所有技巧全都傳授給羲之了。羲之的學習精神很讓衛夫人滿意，他就像海棉吸水似的拚命吸收，奠下了日後成就大名的基礎。

曾經有一次衛夫人對人們說：「你們別看他年紀還小，以他這種天分，再加上這樣子的用功，你們看著好了，不出幾年，他就會成名，而且比我更有成就哩！」這真是所謂「青出於藍」，經過衛夫人的這一番讚揚，全國都已經知道他的名字了。我們別忘了，羲之這時只有十二歲哩！別的同年紀的貴族子弟，也許仍然正忙著嬉戲玩樂，而羲之却已憑自己的努力而有了相當的成就。

第二年（十三歲），羲之曾去拜見一位名叫周顒的長者，這位周老先生官拜禮部尚書，他的文章道德望重一時，是人們所景仰的人物，誰要是能得到他一句讚揚的話，便立刻身價百倍，而他所提拔的也都是些真正的人才，因為這樣，人們更加地敬重他，他在朝廷可以說是一言九鼎，地位十分崇高，而周老先生也愛才如命，因此，求見的人非常之多，周家的門前常常是「車如流水馬如龍」，「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」。

羲之第一次去拜見周顒時，周老先生正和一些名流貴客在一起吃飯，席上觥籌交錯，十分熱鬧，大家正在很熱烈地談天，席上有一位先生說道：「現在的年青人不提也罷，一天到晚只顧玩樂，賞花玩鳥、跑馬走狗，沒有一樣不精通；但是一談到爲學做人，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。這樣子下去怎麼得了啊！」

這一番話引起了許多在座人士的共鳴，大家議論紛紛，每個人的眼光都朝向做主人的周顒，想聽聽他的意見。

周老先生看了一眼席上的諸貴客，頓了一會才開口說道：「時下確實是有這麼一些年輕人，